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衣文郎

謄録監生臣康傑

毛詩集解卷三十一　　宋　李樗黄櫄　撰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

李曰旱麓受祖云受祖者言文王能受其先祖之業也周之先世自大王以來能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守而不失至於大王王季又申之以福禄則其子孫所以承先祖之業者其所由來者漸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李曰瞻彼旱麓云云旱山名麓山足榛似栗而小楛木名也王氏之說則謂内有以致其文外有以致其武此牽強之說也詩人之言直以為草木濟然而盛

多如此蘇氏曰山作雲雨以澤萬物而麓之草木亦被焉譬如周之先祖其所以利人者廣故其子孫亦受其福是也豈弟樂易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言周之先祖有樂易之德故其干祿亦自樂易也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干祿者非君子之所貴也有心於修德無心於干祿則其為善出於誠心苟有心於干祿則其經德是有所利也非誠也何足貴哉而此乃曰干祿者蓋周家君子之干祿異乎人之干祿也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能慎言行則祿在其中能樂易則祿斯至矣是所謂自求多福也蓋福豈可以求而得之哉惟能盡其在我則干祿之道也玉瓚圭瓚也以玉為柄用之以鹹鬯也瑟鮮潔貌黃流秬鬯也以秬米為之以鬱金草和之使之芬芳條鬯其色如金又在酒器中流動故曰黃流鄭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

受此賜其意以謂賜之主瓚則是受其福祿也蘇黄門則以謂言其祭也此皆指此章爲實事非也王氏則曰瑟彼玉瓚則以譬有美而能事鬼神黄流在中則譬美在其中而暢乎其外雖以爲取譬然其說又不如程氏之簡勁也程氏曰瑟彼玉瓚其中所盛必黄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降必有賢子孫也鳶飛戾天毛氏曰上下察也此蓋援禮記以爲說至於諸家說此多與鄭氏則以鳶飛戾天爲惡人遠去以魚

躍于淵爲民喜得所言先祖之德可以作後人也其說亦未易通愚竊以謂詩人所興皆是言文王之官人也嘗觀抱朴子曰鳶飛無力在下及至乎直細之上聳身直翅而已然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王者之作人故之舞之使之盡其才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遐不作人言其遠作人也蓋言其作人之久也次章言以清酒則載之於器以赤色之牡則既備言子孫享

祀祖考而受此福也豈以清酒騂牡之故而得之哉古人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如此則神降之以福苟為不然則如隨侯之牷牲肥腯粢盛豐潔其何福之有瑟彼柞棫鄭氏曰瑟茂盛貌孔氏曰此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爑燎而除其傍草亦猶豈

弟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也莫莫茂盛貌彼葛藟也乃緣於木之條榦附麗而生亦猶君子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福也無所回邪惟承其先祖之道而已　黄講同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

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李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王氏曰所以聖者聖而不知是詩言大姒大任之德而不言其所以然則文王聖而不可知於是乎在此說非也序之言所以聖者言文王之聖有所自來本於大王刑於大姒以至宗廟宮室之中皆無所不宜此其所以為聖也非聖而不可知也言思齊莊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嘗

思愛大姜之能配大王故能為周家之婦也而大姒又能繼大任之徳此天之所以使之多男子也古者親迎之禮父南向子北向而跪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成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者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事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思愛大姜以大姒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以周之興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治外事者其徳如

此大姜之後有大任大任之後有大姒治内事者其德如此此周之所以興也詩人於文王之時而言此蓋文王之德本於大任大任能盡其為婦之道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大任而成德可知矣而大姒又能化文王之德又繼大任之徽音其母與其匹如此則文王之德可知矣惠于宗公宗公宗公鄭氏以為大臣歐陽公已辨之矣蓋以宗公為臣其文不相連屬當從毛氏以為先公蓋言文王能上承宗廟先公又

能推其心以事神無有怨者無有恫者以見文王事神無所不順者寡妻猶言寡小君也言文王治家惟能以刑法于寡妻以至于兄弟而後施之於邦無所不宜也中庸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以妻子好合而後推之於兄弟兄弟和樂而後及於家邦蓋其序如此也王氏以刑于寡妻為形而上者則有道存焉以御于家邦為形

而下者則有度數存焉是故謂之御也此王氏好合上下為兩端之說也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本無二道推舉斯心而加諸彼而已苟以度數而治其國以道而治其家則是本末異意初無此理雝雝在宫肅肅在廟言文王在宫則雝雝然而和在廟則肅肅然而敬以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孔子之於鄉黨則恂恂在朝廷則便便葢其動容中禮如此觀鄉黨一篇則知孔子之德觀思齊一詩

則亦可以見文王之徳矣鄭氏以不顯謂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以無射為無射才者以射為射作射字讀歐陽已辨之矣然無射亦保頗難説愚竊妄意以為人之所不見者是在隱處也而文王則齊莊恭敬若有所臨人之所不厭射者是在顯處也而文王則安之從容自得詩人之意以謂文王之徳外内顯隱如一也夫有人則作無人則輟不顯者無人之時也以此而輟則作亦偽矣非安也文王則安之非偽也

彼常人於不顯之時不肯齊莊至於無射之時雖齊莊而不安惟文王則如一也肆戎疾不殄歐氏曰戎衆也烈光也假大也言文王之應於事雖衆多敏疾而不絶其施於事者光大而無瑕也不聞亦式言事有未之前聞者文王行之亦合於法式毛氏曰言性與天合是也不諫亦入言不待諫諍而亦入於善也葢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惟文王之德能如此故天下

之士皆化之而好善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非豪傑之士必待文王而後興焉此成人小子所以待文王而能有造有德也古之人謂古之聖人也指文王而言也言古人但無斁於為善故聲名有俊才者自然見於多士矣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其序如此不待致力而後能也此篇與中庸大學之書相為表裏中庸之書發明無聲無臭之

義大學之書發明誠意慎獨之理而終歸於治國平天下此詩言文王所以聖而與中庸大學相合學者能深思而熟究之則可以入德矣不可輕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

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
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
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
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
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李曰皇矣美周也云云此詩言天監視四方代商而

有天下者惟周可以當之而其周之君莫不修德惟文王為盛焉序詩者據詩中第一章言周受上天之眷故曰天監代商莫若周而其末數章盛稱文王之事故曰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皇矣上帝皇大也如書所謂惟皇上帝亦言上帝之大也上帝之大者赫然有明有道則享之有德則親之有罪則黜之福善禍淫無有毫髮之差是以監觀四方求民之所以定者果何自而定之哉不過作之君師而已二國毛氏

以為夏商鄭氏以為紂及崇侯蘇氏程氏則從毛氏之說王氏則從鄭氏之說而歐氏以為崇密歐陽公之所以不指夏商者以詩中無夏商之事故也以為不指紂者亦以詩中無紂事故也故但據詩中伐崇伐密之事以此為二國然觀作序之意必以此二國為夏商序曰天監代殷莫若周故詩中以為夏之國既失政其政不獲矣商之國又如孫毓之說以為天觀衆國之政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

而及夏夫夏者夏禹之世時為二王之後此說雖以夏商為二國而其所以為說則非也夫天既以此二國為失政矣則於四方之國尋究之謀度之使王天下然天未肯棄紂也紂之惡益大天於是憎惡之乃眷然西顧以周有德而與之居焉此維與宅者言天與之居天常在其所也耆毛氏以為惡程氏以為致詩曰耆定爾功是也不如鄭氏以為老也書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便是此謂上帝耆之也夫紂之過

惡可謂至矣而天猶待之者以此見天之仁愛人君者厚矣自非大無道者天皆欲扶持而全安之惟紂無悛心此天之禍所以不可遏也鄭氏以四國為密阮徂共歐陽闢之甚詳則引四國順之四國是皇正是四國皆是指四方非指其國也作之屏之云云說者以此章為大王意或然也蓋第三章言王季第四章言王季遂及文王其序如此大王遷於岐山下民歸之如歸市則必刋除其樹木以居民焉故其攻作

之屏除之則菑木翳木之所也木立死曰菑自斃曰翳其修治之平理之則灌木栵木之所也叢生曰灌栵栭也江淮之間謂栵為栭其啓拓之開闢之則檉木椐木之所也檉河畔柳也椐樻也其攘去之剔除之則檿木柘木之所也檿山桑也王氏曰其始作之屏之也則菑翳而已既而又就之者衆無所容之則其修之平之也及於灌栵其啟之辟之也及於檉椐則皆材之小者爾至其甚衆則無以處之也則其攘

之别之者及其檿柘矣檿柘材之美人所恃以蕃者也今乃擴别以及於檿柘者蓋以民歸之多無所容之不得已而及於檿柘之木也此說甚善而程氏則以為去惡養善生息其人民皆以養治人才為興此說甚鑿矣今所不取惟民之歸國如此天人從之故亦遷就其德而命之至於後世則習以為常此其所以大也路大也串習也夷常也惟其如此此所以能配天受命堅固而不可易也惟其所以配天也亦是

天立之也帝省其山言帝之省視其山也其柞棫則拔然而起其松栢則兊然而易直以土地之肥美如此故可以作為邦國可以為配天之業其所以配天者則以大伯王季而已大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讓國者雖大伯之賢然亦王季有以致之王季能盡為人弟之道以恭事其兄故大伯讓之以國故能篤周之慶而錫之以光正所謂其德厚其流光是也故其子孫世世受天之禄以

奄有天下蓋其所由來者遠矣其曰因心則友者夫孝弟之道豈可以僞為哉因其心而然爾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謂之良能不慮而知者謂之良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能豈非因心而然哉帝度其心者言上帝開度其心猶所謂天誘其衷也上帝開度其心故其德教至於清淨貊者清淨也程氏曰貊字之義疑是大也程說則其音訓未知所出不敢以為據也惟王季

之德如此故其德明又能類類善也以見其表裏如一也克長者言能盡其克長之道也克君者言能盡其克君之道也其王此大邦則又能克順克比克順者言從民之所欲也克比者言後世亦克繼其德也比於文王其德純一無有可恨此所以受天之祉傳之永永及子孫也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

天地曰文此皆斷章取義而鄭氏引以為說非也帝謂文王王季之為國則帝度其心文王之為國則帝謂之也帝之所以謂之者豈諄諄然命之哉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之所以命之者不在於言語之閒嘿然而意已傳矣畔援鄭氏曰畔援猶跋扈者帝謂文王汝無信諸侯之畔援無信諸侯之貪羨其所當先者當濟人於難也苟為信其畔援信其歆羨是助紂為惡豈能濟難於人哉今也密人不恭敢拒大

邦之國既已侵阮又徂共矣此豈可以置而不問哉故王赫然發憤整師旅以遏其侵阮徂共之旅此所以篤周之福以答天下也夫文王之怒非私怒也蓋以密人之罪乃上天所共怒也故文王因天之怒此所以答于天下蓋言其合人心也孟子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文王之怒異於常人之怒矣依其在京京大阜也岡山脊阿大陵也孔氏蘇氏皆以此三句為密人不恭來侵

周境非止侵我周之阮疆又升我逺疆之髙岡凡處
軍相敵以依山為利既侵阮疆又陟髙岡則密人之
勢可謂强矣故文王行師責之以罪曰爾乃密人也
安得陳兵於我周家之陵乎此乃我周之陵也此乃
我周之阿也汝安得飲食於我周家之泉乎此我周
之泉也此我周之池也言皆非密人之所宜有故以
此問其罪於是拒之密人既服矣遂獲其鮮原求其
善地得於岐山之陽渭水之側遂遷都而為萬邦之

所向下民以之為君也以文王諸侯耳而曰下民之王者此亦追稱之也予懷明德上帝告文王曰我之所懷汝者汝之德明也以大王之時則帝遷明德以文王則予懷明德則是文王之德上與大王合也在常人則外飾容貌以取名而文王未嘗大聲音於顔色之間也在常人則好作聰明以亂舊章而文王未嘗長諸夏以變革之道也蓋文王之為無所知無所識惟順帝之則而已不識不知者無私心也有私心

則與天裴矣夫人之所以飾名謦以欺世者皆私心也變亂舊章以逞才能者亦私心也惟文王胷中湛然行其所無事所以與天同徳也惟與天同徳故天之所怒文王亦怒之非作怒也奉天之怒也以崇國之罪而命文王伐之得不奉天討乎故下文繼之以伐崇之事上天又告文王詢問爾所為仇讎之方同入兄弟之國以爾攻城之具以伐崇國之墉也鉤梯也可以鉤引而上城者車有衝車有臨車臨者在上

臨下也衝者從旁衝突也鄭氏以不識不知為不識古不知今歐陽以為使人不識不知皆不如王氏以為無所識無所知其說為善仇方毛氏以為匹也不如鄭氏以為怨耦曰仇前章言伐密而上文冠之以為帝謂文王數句此章言伐崇而上文亦冠之以為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蓋文王之伐非出於私意也惟奉天之怒而已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文王之心不忍伐紂則其

於崇國密國豈忍伐之哉蓋罪惡貫盈為天所怒此文王所以征之也桀有罪而湯伐之紂有罪而武王伐之此皆奉天之意也自古未有不奉天之意而能有為者也臨衝閑閑閑閑閑閑乃閑暇也言文王始伐崇國閑暇而不用力見文王不忍伐崇之意也而崇乃恃其強大言言言其強盛也不肯服周如此文王遂進而伐之執其訊問者連連而不絶執其俘馘者安安而不遽於是為類禡之祭也古者出征類於上帝

禡於所征之地既克崇矣於是致其社稷羣神而來
又附其先祖而為之立後言無絶崇國之祀崇既服
矣故四方無有侮慢之者茀茀强盛貌言文王伐崇
用其力以攻之也而崇之城仡仡然而壯猶負固以
不服文王於是伐之肆之肆與左傳所謂若使輕者
肆焉其可之肆同忽亦是絶滅之意崇侯滅故四方
無敢有拂戾之者文王之所伐者但崇國耳而四方
之國無有侮慢拂戾之者以文王之罰當其罪故也

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舜之所刑者止四罪耳而天下咸服之則刑罰何必多為哉文王之所伐者止崇國耳而四方無侮慢拂戾之者則征伐何必多為哉後世人君窮兵黷武連年動衆卒以無成功者是亦不知文王之用師乎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觀文王之伐可謂大邦畏其力矣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

之因壘而降則似不戰而崇自服矣今此乃陳其戰伐之事者孔氏曰子魚欲勸宋公修德故隱其戰事而言降耳意或然也　黄講同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

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李曰靈臺民始附也云云始附者孔氏曰謂心附也往前則貌附之爾此說非也豈有文王之德而貌附之哉蓋周為靈臺之時而民心樂從如此始知民之附文王也非是始曰貌附而今曰心附也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故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謂其囿曰靈囿此皆是因文王之德以為靈臺靈沼靈囿之名非文王自名之也如春秋之時僖公十

五年秦伯獲晉侯乃舍諸靈臺則晉亦有靈臺也哀公二十五年衛侯為靈臺於籍圃則衛亦有靈臺也不知二國之臺果出於民之安樂而名之歟是果自名之乎後世之論必曰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然文王諸侯爾安得擅築天子之臺乎其曰天子有靈臺者固是因文王有此臺後世因而設之也非文王敢築天子臺也使果是文王自名為靈臺則是文僭稱天子也經始靈臺經始者經營其始也經之營之

者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庶民攻之言庶民之為臺
攻治之不日而成也然文王經營之心本不欲亟也
第以庶民慕文王之德名為靈臺如子之事父而來
築之也鄒侍郎曰庶民子來非強之也在彼者實子
來也不日成之非迫之也在我者實勿亟也為上者
惟恐民之勞苦為下民者乃不憚其勞苦以從上見
民之樂從也觀左傳曰築郎囿季文子欲其速成叔
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蓋速成者出於民

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為勦民出於民之意則為愛君然築靈臺者民之所甚憚也以民所甚憚之事則不日而成此豈可勉強而為之哉以此見其得民也宋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宋築臺必待執扑以抶其不勉者文王之民豈待執扑以抶其不勉者哉王在靈囿言王在靈囿之所

麀鹿則攸伏言其馴擾而不驚也言其麀鹿又且濯濯然而充肥其白鳥則翯翯然而潤澤王在靈沼之所其魚充牣於中皆跳躍伏隱言文王之徳雖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也鄒侍郎曰麀鹿之在囿不知囿之為囿亦如在於山林魚鼈之在沼不知沼之為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之徳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潛魚豈能及此雖然詩人之意亦以形容民樂文王之徳也後世人君莫不大為苑囿使禽獸得

其樂而民不以為樂也蓋禽獸得其所而民又得其所然後為德之盛不然則是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矣果何益哉虡業維樅植者曰虡横者曰栒設大板於栒之上曰業樅崇牙也言懸於鍾鼓之處則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有瞽之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此所謂虡業維樅與有瞽之詩同也賁大鼓也鏞大鍾也上章既言文王與民同樂矣故此章遂言文王因民之樂而寓之於樂樂不徒

作葢所以形容四海之歡心也不然則斯民愁怨徒然爲此鍾鼓之樂果何益哉惟文王與民同樂故於此論理鼓鍾之音而作辟廱之樂也辟廱文王之樂名莊子曰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廱武王周公作大武以是知辟廱文王之樂名也鼉即鼉皮爲鼓其聲逢逢然而和作樂之時矇瞍則奏其公有眸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其作樂如此則文王之治可知矣王氏以鼉

鳴逢逢如鼓故謂之鼉鼓非也觀上林賦曰建翠羽之旗擊鳴鼉之鼓則以鼉皮為鼓可知也

黃曰此一詩惟孟子之說為盡而先儒之言皆不足信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皆斯民樂文王有靈德而自以靈臺靈沼靈囿名之非文王自為之名也而先儒之說則曰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夫後世之所謂靈臺者蓋因文王之有靈臺而慕其名也而不知

文王之所謂靈臺者特斯民以其德而名其臺耳豈文王自為之乎此先儒之說所以不足信也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與夫所謂於牣魚躍者蓋斯民樂其靈沼靈囿而亦樂其有麀鹿魚鼈此所謂愛人而亦愛其物也故序言民樂其靈德以及鳥獸昆蟲者非謂文王靈德所及也民樂文王之靈德而亦樂其鳥獸昆蟲之類也先儒之言則曰言文王之愛物如此夫以為文王之愛不若以為斯民之愛之也

使文王專於愛物則殺其麀鹿如殺人之罪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豈聖人之心歟此先儒之說所以又不足信也莊子曰文王有辟廱之樂則辟廱者文王之樂名而說者以為文王之學名夫天子之學曰辟廱與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廱者葢作辟廱之樂於天子之學宫而遂以名之耳此詩所謂於樂辟廱者自於論鼓鍾而言之葢文王作樂於靈臺之中而民歡樂之也想其閒鍾鼓管籥之音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故曰於論於樂於者歎辭也文王之始經營此臺也非出於文王之心而出於斯民之意庶民攻之不日成之非文王役民之力而速其成也經始勿亟而惟恐斯民之勞苦庶民子來而斯民自忘其勞苦及其臺之旣成也則又樂其鳥獸昆蟲樂其鼓鍾辟廱民之於文王如子之慕慈母君子以是知民心之始附也春秋昭公九年昭公築郎囿季文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

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閒
猶可無民其可乎魯君之囿其所以欲速者出於君
之心文王之臺其所以欲速者出於民之心出於君
之心則爲勤民出於民之心則爲愛君宋平公築臺
子罕親執扑以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
以避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夫宋人
之築臺至於執鞭扑以隨其後而驅之則民之心可
知也即此而論則文王之得民心者爲何如哉噫觀

遷岐之役而始知民心之歸大王觀靈臺之歌而始知民心之附文王也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李曰下武繼文也文王既受命作周矣武王有聖德故復受天命以顯先世之功焉孔氏謂白魚入舟爲武王之受命此説非也大抵後世溺於讖緯之言以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言文王受命曰得赤雀丹書言武王受命必曰白魚入舟而司馬子長猶且著於史記其言殊怪誕不經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復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赤其音魄云惟唐柳子厚著德貞符其

言甚善孔子序書於堯則曰克明峻德於舜則曰濬哲文明於禹則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則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則曰有道曾孫皆是以德為受命之符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元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怪誕甚可羞也由此觀之則知武王之有聖德便是受命之符不必神怪之辭以為神也下武維周毛氏曰武繼也鄭氏曰後人能繼先祖者惟周家最大世世

益有明智之王蘇氏曰武迹也葢言先王旣沒而其跡在下不絶在後之人能繼其先祖者惟周然耳葢其世世有哲王上有大王王季文王今則有武王居於鎬京而其德可以配其在天者也其曰三后在天者書曰惟殷先哲王在天亦是此意天子之死則曰升遐已亡則曰在天王配于京言武王居于鎬京其德可以配在天者也皇矣序曰周世世修德自古以來其修德者不為無人但世世修德則難其人堯之

德非不盛也而有丹朱舜之德非不盛也而有商均禹湯之德非不盛也而其後有桀紂周自大王以來無不修德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也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夫舜以瞽瞍為父以商均為子則舜之父子皆不肖矣至於禹則其子有啓之賢而其父則鯀未有父子之賢者今周家之興既有太王又有王季文王自古所無也中庸又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則知武王之配三后者在此王配于京世

德作求言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亦惟世德是求故也作者起也言起而求先祖之德以繼述之也夫三后之時其信已著於天下矣維武王能配其命是以能成其孚也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則大勲未集武王之有天下然後能成其孚也成王之孚下土是式言王孚既成則下土以為式也下土之所以為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武王之孝至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民安得而不則之乎此四句大槩相因武王成王之
孚乃是孝思也惟孝思則是成王之孚也媚兹一人
媚愛也言天下之人愛此武王而應之以順德也順
德者孝也孝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
海武王既盡孝道於上故天下之人亦應之以順德
也論至於此則武王所以繼嗣其先祖之行事者豈
不彰明較著者哉蓋天子之孝刑于四海然後為至

也昭茲來許許所也言武王所以昭然嗣服者其所由來在於繩約其祖考之蹤跡此其所以萬斯年而受上天之福也於萬斯年乃祝頌之辭也受天之祜四方來賀蓋祖考之心即天之心也天之心即民之心也今武王得斯民之心故能受天之福是合乎祖考之心也得天之福而四方之民舉皆來賀是合乎民之心也四方來賀者武王既勝商西旅獻獒巢伯來朝而國語亦載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則當

是時也四方之人無有不來賀者非特一時然也將至於萬斯年之久豈有遠方不來佐助者乎佐者助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四方之人皆來助之也先儒於此篇以下武維周世有哲王等語為詩人之言以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等句為武王之言不必如此分別也

黄曰大明之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而下武之詩則又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焉夫武王受命一事也既歸之文王之明德又歸之武王之聖德蓋惟文王之有是德也則在天固有不容釋之心而武王復有是德也則亦自足以當上天眷顧之意曰明德曰聖德初非有優劣之辨神而明之謂之明大而化之謂之聖要之文武之德初未嘗有異而隨所寓而有所見者不可以一言盡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歟以聖人之志繼聖人之志

以聖人之事述聖人之事大勲之未集者至此而集
王業之未成者至此而成此能昭先人之功詩人所
以爲繼文之美也詳觀下武其大要言武王得天下
之實而歴序大王王季文王積累之久惟周家之君
世世修德而武王又以聖德繼之此天命人心之所
以歸也三后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之於天也無媿
王配于京則武王之於三后也無媿武王之所以無
媿者以周之先祖素有以信於民而武王又能成王

之孚孚信之在民心也萬邦作孚之意也繼志述事所以為聖人之孝則武王之所以為孝者孰能加於此乎故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孝之至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而得萬國之歡心此所以受天之祜而四方來賀也鷹揚之師方舉而八百之國已會倒戈之兵未還而簞食之迎已至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微盧彭濮不期而萃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故曰不遐有佐佐命之臣皆不遠數千里而來也中庸言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此詩言武王得天下之實則亦先言大王王季之德故中庸言武王之達孝而此詩言武王之孝思中庸言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此詩言能昭先人之功其旨一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

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李曰文王有聲繼伐也鄭氏曰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此亦泥也文王之時雖未伐紂而武王之

所以伐紂者乃能成文王之志亦是繼伐也不必但指伐崇為言此篇上四章說文王而王氏乃以為第一章兼說文武之事此亦非也彼但見序言武王能廣文王之聲遂以此便為武王之事殊不知文王之有聲者亦是繼述廣大其先祖之聲也非指武王也觀下文言文王烝哉則知其為文王明矣詩中言文王有聲則以其能繼述先人也序言武王之有聲則亦以其能繼述先人也文王有聲觀先儒作去音讀

今當作如字讀言文王之有聲者豈有他哉惟繼述
廣大大王王季之聲也然其所以繼述廣大其大王
王季之聲者則維繼述其大王王季寧民之道觀其
成功之道爾此文王之所以為君也文王受命言文
王之受天命卒能著其成功旣伐崇矣遂遷都於豐
也說文曰文王之都在京兆杜陵西南築城伊淢淢
成溝也說文曰十里曰成成間有淢廣八尺深八尺
言文王築豐之城其下則有淢陳少南曰匹稱也言

文王作豐之制不為侈大惟其稱而已以見其不侈不陋也然文王之築城也非欲以其急成惟在於繼述先人之行而為孝也觀其作豐也惟繼述先人之孝則知文王之舉措無非繼志述事者但觀其遷都之事從可知矣王公伊濯云云鄭氏曰公事也毛氏曰濯大也言文王之事所以大者自築作豐邑始文王之作邑于豐四方皆來同心而歸之則以文王為之翰故也言豐邑之内皆以文王為翰翰者築牆所

立之木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豐水東注此又指豐水以言武王之功堯之時洪水滔天使禹治之故豐水之所以入渭東注于河者禹之功也至於四方之所以同歸於周者以武王爲之君也惟武王能如此故言烝哉以見其足以爲君也故曰武王烝哉鎬京辟廱鎬京武王之所都也言武王之作邑於鎬京行辟廱之禮四方無有不服焉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

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武王建鎬京而行辟廱之禮德之所感化之所移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如此此言武王之所以為君也考卜惟王此又言其初居鎬京之時稽考其卜本於武王乃宅是鎬京以龜正之而得吉卜故武王之所以遂居於此此武王之所以為君也夫以文王遷都於豐武王復遷都於鎬以武王之遷都宜若更變前王之制然其繼述之事未嘗少忘蓋繼祖考之事者不在於區區之迹但係其心之如

何耳豐水有芑芑草也言豐水之旁有芑草以譬人君之作人材也言文王之都豐作成人材如豐水之芑而武王繼之亦以作成人材為念是以貽其孫順之謀而安子孫之敬者文王以作成人材而遺武王武王又以作成人材而訓子孫則知世世子孫皆以作成人材為本也此詩先言文王則先曰文王後曰王后言武王則先曰皇王後曰武王說者不一王氏則以字說分別孔氏則曰其稱后者則為德之盛不

稱者則不為德之盛蘇氏則以為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即位而稱王其說皆失之鑿矣以王后稱文王言文王之時已有王業也武王稱皇王者皇大也言王業至此始大矣或稱文王又稱王后或稱皇王又稱武王其辭不同者詩人歌詠之既稱其人如此又稱其事業如此以見其美之不足故其設辭如此之異也如必以此章而言文王此章而言王后此章而言皇王此章而言武王則一一為之說不失之鑿者未

之有也

蘇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繼伐也下武之詩言繼文大王有聲之詩言繼伐惟其能繼文王之文德而後卒文王之伐功故曰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大王述大王王季之業已有其聲矣武王從而大之此文王有聲之所由作歟此詩八章前四章則言文王之所以為君也後四章則言武王之所以為君也文王未嘗為王

而曰文王曰王后者天下稱之之辭以見其為君之道而宜為吾君也至武王則王業大矣故曰皇王而以武王終之方文王之作也天下欲文王之君哉而不可得也文王有心於安民而無心於成王業故雖有君民之大德而不忘事君之小心天下之人皆欲其為君而樂稱之故曰文王烝哉又曰王后烝哉樂之辭也紂雖未集臣已叛歸欲雖匪棘民已子來周德之宜王久矣文王之宜王而不王也然文王能逃

諸其身而不能逃諸其子能止汝墳之怨而不能遏孟津之衆集至武王一興而東征之士女皆篚厥玄黄昭我周王曰是西伯之子也是吾民之君也吾君之稱尤籍籍於斯人之口則曰皇王烝哉武王烝哉亦樂之之辭也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天下可得而匹夫匹婦之心不可得聖人之君天下必使天下皆樂於我而後聖人之心可以無愧以一人君天下而一夫有不樂之心則人君

之心豈自安是故欲觀聖人所以盡為君之道者當於斯民之心求之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其辭之不樂也則其心固可知矣顔如渥丹其君也哉其辭之樂也則其所以樂之者可想而見也以文王為父而以武王為子父子兩聖而天下一心武王以文王所以為君者而君天下天下亦以愛文王者而愛武王此詩八章皆不出於烝哉之辭文武之所以得民者可於此而卜之矣

毛詩集解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三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衣文郎

謄録監生臣康　傑

毛詩集解卷三十二　　　宋　李樗黄櫄　撰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大雅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

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李曰祖謂后稷也文王雖得天下而其積累乃自於后稷始故推后稷之功以配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惟推其所由本此后稷之所以配天也世之好怪誕者皆以稷契無父而生

契生於卵稷生於巨跡問其所自始則曰詩所載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契生於卵也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此稷生於巨跡也嗚呼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夫子所以不語怪者以其惑世也豈以六經埀訓於後世而乃載神怪之事哉彼以契生於卵稷生於巨跡者乃引經疑似之言以惑世也詩本無有也詩之所言特載二妃當玄鳥至之時踐帝之跡以祈高禖神之祥是生稷契如

是而已而好怪者遂引此詩疑似之言附會其說學者遂翕然而從之甚矣世之易惑也惟毛氏以為非生於卵與巨人之跡其說為近而後之諸儒猶未之信歐陽遂因其言而闢之曰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之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跡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妃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

為其說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其說此則怪異之說不足信明矣而洪駒父亦曰堯舜與人同耳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耳聽目視二足而行是聖智愚不肖之所同也何必有恢詭譎怪之觀然後為聖且神哉此二說可以中諸儒之病然毛氏之說後世所以不信之者蓋亦有由焉毛氏以稷契為帝嚳子後世諸儒以世次考之契十四世而為湯稷十六世而為武王則是湯與王季為兄弟武王與太甲亦兄弟也而其

相去者乃六百年而乃為兄弟之列無是理也而或者又以為必非帝嚳之子但其苗裔也而附會毛氏之說者又以稷者帝嚳遺腹子皆是臆說無所考據要之世代綿遠無可得而見也如孔氏左傳正義亦曰大戴禮五帝德司馬遷五帝紀皆言顓頊帝嚳代别又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典籍敗亡無所取正要之二帝之子孫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以某觀之詩言履帝武敏歆以帝言之則是

高辛之親子但恐后稷至于武王不止十六世也豈其自契至湯十四世又自湯至於紂十七世而自稷至於武王乃十六世豈其然乎史家失其世次不可得而見也其謂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則以左傳云堯不能舉舜臣堯舉之杜元凱則以為史克激稱以辯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非是堯於稷契實未嘗用也而孔氏之疏亦曰稷至文王為十五世計虞及夏商尚千二百歲每世

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長短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惟其契生於卵稷生於巨人之跡決不可信耳若其見棄之由則亦有二說毛氏以為天生后稷異之於人鄭氏則以為無人道而生子固不足信如毛氏之說則又涉於誕無故而棄之此豈近於人情哉且以天子之子而棄於遐遠之地雖其甚忍者亦不忍為之而況於姜嫄

乎縱姜嫄忍為之高辛亦忍為之邪陳少南又以謂婦以承夫為樂有子次之姜嫄無子從帝嚳而禱子禱祠無福而姜嫄有子婦人之志方急於帝嚳而不志於有子故有隘巷平林寒冰之事然此亦是臆說未敢必信要之稷名曰棄但不知其見棄之由闕之可也厥初生民毛氏曰本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有貴位生與民同故以民言之故云生民此說非也此所謂生民即綿詩所謂民之初生

是也王氏曰綿所謂民之初生則本其由大王而興今此所謂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此說是也民自后稷而生則生民二字俱指庶民而言之非以后稷為民也民由后稷以生而后稷之生本於姜嫄而又言其姜嫄生后稷之初蓋姜嫄因禋祀郊禖神之時以祓去無子之疾遂踐帝履之足跡繼帝之後而行甚敏疾故為天所歆享因介之以大福而安止之也震有身也左傳曰邑姜方震太叔又曰后緡方震正此

類也夙者王氏曰言其疾而不遲也既震夙矣遂生育焉而其所生育者乃后稷也誕彌厥月云云誕大也彌終也言姜嫄於后稷終其孕育而生后稷如達之易達羊子也羊子易生無留難者晉語曰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與此同意先生者以后稷是姜嫄首生之子也唐孔氏曰人之生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不坼不副言不坼剖

不副裂故其母無災害常人之生母必坼副必副裂

而姜嫄則不然是天欲以此顯明其靈也是乃上天

降福以安之也不寧者言上帝不安之乎而姜嫄之

身亦豈不安於禋祀乎言上帝安之已先見禋祀之

時故姜嫄安然無病而生子也誕寘之隘巷此則言

后稷見棄其始寘之隘巷牛羊則避而愛之又移而

寘之於平林又會有人伐平林者收之又移而寘之

於寒冰又有鳥以羽覆之以翼藉之夫寘隘巷宜其

爲牛羊所踐而乃腓字之寘之平林冝其爲鳥獸所害而乃會伐平林又寘之寒冰冝其爲寒氣所凘而乃鳥覆翼之於是乎知后稷必非凡兒遂往而收之及鳥既飛去后稷乃呱呱如啓呱呱而泣是也實覃實訏前既言收后稷歸而養之矣此則言長大之事覃長也訏大也路亦大也言后稷之生其體長且大矣其口出音聲則又大矣於匍匐以就口食其形岐岐嶷嶷然岐毛氏曰知意也嶷毛氏曰識也說文曰

小而有知也既岐嶷矣又能取食於口而啗之及其長也又能知稼穡之事荏菽大豆也其蓺大豆則旆旆然而長大役禾之末也說文曰禾末也當從之禾之末則穟穟然而好其麻麥則幪幪然而盛其瓜瓞則唪唪然而實言其樹蓺五穀皆出於天性此其所以為后稷教民稼穡也誕后稷之穡言后稷教民稼穡乃所以相天也王氏曰天降生民固使之粒食后稷教以農事則有相之道后稷之所以相天者所以

助天養育斯民也此說是也惟后稷之相天故推其功以配天何為而不宜乎郊祀后稷以配天也鄭氏以為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此說亦通自此以下則言后稷稼穡之事爾雅曰茀治也蓋草不耘則苗不盛左傳曰農夫之務去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故草既除之此種之所以黄且茂也實方者毛氏曰極畝也不如王氏曰方者房也與大田所謂既方既皁同意言其孚甲始生也實苞者茂

也如斯干所謂如竹苞矣之苞同種者王氏曰雜種也不如鄭氏種生不雜言各隨其種也褎者禾長之貌發者言其苗始發也秀者言其苗秀也實堅實好者言其結實堅而且好穎者言其禾穗之穎也謂禾穗之挺書曰異畝同穎是也栗者成就之貌左傳曰嘉栗旨酒與此栗同觀此詩言稼穡之美如此則后稷之功所及者大故堯舜以其功封於邰也許慎說文曰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后稷外家所生之國今

扶風郃縣是也毛氏亦曰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
國后稷於郃許氏之說正與毛氏同然郃既為后稷
之母家不應絶其母家而封后稷也孔氏曰此郃為
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
君絶滅遷之他所也此皆臆度之說無所考據今據
此詩言封后稷於郃其言明白但以郃為姜嫄父母
之國則未之敢信也誕降嘉種毛氏曰天降嘉種是
也王氏則以為后稷擇嘉種而誕降之非也此所謂

誕降嘉種正閟宫所謂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
穋稙穉菽麥乃是天降之也所謂天降嘉種非實是
天降種也孔氏曰美大后稷以種之必獲歸功於天
非實天下之也此說為得詩人之本意歐陽公曰稱
后稷播時百穀者盖其為舜教民耕植以足食爾如
後世有勸農之官也非謂堯舜以前地無百穀而民
不粒食天降種與后稷而後有也然則百穀草木其
有固已久矣安知四穀之種為后稷而降也使天有

顯然之迹特為后稷降此四穀其降在於何地詩無
明文但云誕降則毛鄭何據而云天為后稷降種而
已歐陽公此言亦失之泥也所謂天降者正如書言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非是實有物以錫之也只是禹
能順五行之序便是天錫之也誕降嘉種非是天自
上而降下也只是稷能稼穡便是天降之也頌所謂
貽我來牟亦是此意孔叢子曰魏王問子愼曰往者
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何也如必

以天降嘉種與中山之穀相似則其誣偽可見非儒者所稱道詩人必不然也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既得此嘉種遂徧種之也恒徧也既種之遂穫之而計之於田畝遂負任之以歸其國而祭祀也誕我祀如何言我之祭祀其禮如何則先以所種之穀或使人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毛氏及說文皆曰揄抒臼也或使人簸揚其糠粃或使人蹂踐之既釋之矣而其聲叟叟然釋如孟子所謂

按淅是也叟叟聲也既釋之矣乃烝之而其氣浮浮然說文曰烝火氣上行也觀此四句可以見詩人善體物處既治其穀矣故謀惟其祭祀之事欲其無所不謹無所不備也取蕭祭脂王氏曰宗廟之祭升臭也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既取蕭祭脂矣則又取羝羊之體以為祀軷之祭祀軷行神之祭也於是又以羝羊之體而燔之炙之以為尸之羞言其祭祀如此以興嗣歲則毛氏

所謂興來繼往是也此章大槩言既得嘉種從而備物以享百福也卬盛于豆于豆于登此章言後世以后稷配天也而序所謂配天是也卬我也我以所祭之物盛于豆登木曰豆瓦曰登其馨香之氣上升於天天安而歆享之則郊天之祭也胡臭亶時言其何臭之誠而得其時乎言祭得其時也儀禮士冠禮曰飲酒既清嘉薦亶時正與此胡臭亶時同於是因郊天之祭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戚祀故使我子孫

無有罪悔至於今而有天下也此詩末三句當止從王氏之說以后稷之肇祀為祭宗廟以末句之祭為配則后稷之祭不為僭矣而毛鄭則以謂郊祀是誣后稷也詳先儒之意以為堯封稷於邰使稷歸而祭天必無是理也觀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成王之賜非也使魯用之而合於禮春秋何為書之乎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合禮也而謂堯與后稷亦然則豈不厚誣堯與稷乎考之經傳初無稷祭天之事惟

毛鄭於此詩言之殊不知深考末章之意則后稷未嘗祭天可考而見而蘇氏之説又以謂洚水之後民方阻飢后稷敎之播種於是民獲粒食天實祐之而錫之嘉種及周公遭流言之變成王疑之天大雷電以風禾偃木拔及成王為啓金縢之書知其以周公故也將逆周公為之出郊而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蓋二公之德上昭於天天之所以祐之者如此故堯與成王因天之意而使之祭天此書生之論也郊祀

所係君臣之大分豈有其德上昭於天可使僭行郊祀哉如此則伊尹格于皇天凡此之類皆可僭行天子之祭也自古惟秦無道擅行郊祀之禮秦之無道又何足責魯既不幸如此又指后稷之事以為然夫稷之於秦遠矣豈其如是而不知君臣之大義乎必不然也

黄曰生民之詩其可疑者三其二失之誣其一失之僭此皆先儒之曲說而誣與僭之患所由生也歐陽

公陳少南李迂仲亦嘗疑之而至於寘之隘巷平林寒冰之說則欲闕其所未詳予以為此皆詩人之設辭而不必實求是事也如孟子與萬章所言焚廩浚井之事皆設為之辭耳此不可不辨者一也詩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而先儒之說則曰天顯后稷之靈而為之下嘉種也信此說則后稷以前民皆無黍稷之食乎予以為后稷以前未嘗無黍稷之種也特未別其維秬維秠維穈維芑耳后稷教民稼穡

而為之別其類以時其耕種也故曰誕降嘉種言后稷降之於民也非天降之於后稷也有相之道茀厥豐草鄭氏以為后稷掌稼穡之事若有神助之而李迂仲亦以為后稷相天之功以全其生育之理予以為后稷之所謂有相之道者在於茀厥豐草也去草而絕其根則嘉穀自殖此相之之道不然則是宋人揠苗助長矣此不可不辨者二也詩言是任是負以歸肇祀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先儒之說則

曰𨿅祀郊祀也后稷有人臣所無有之功故得用天子之禮樂又舉周公封於魯而得用郊天之禮以爲證夫魯之郊春秋皆譏之譏之者何譏其僭也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前輩嘗論之蓋臣之事君而盡其忠子之事父而盡其孝孝之大如舜功之大如后稷周公皆分内事也以人臣所當盡之事而賜以人臣所無有之禮其可乎予以爲祭祀之禮自后稷敎民稼穡始而周之所以有天下者自后稷育民之功

始故周人行祀天之禮而推原其所以肇祀之由肇祀者如所謂肇基王迹之意也安得以為后稷行大祀之禮哉此不可不辨者三也三者辨而一詩之意皆明竊嘗觀此詩其大要乃詩人尊后稷以配天而又言后稷之所以配天者以文王之功起於后稷也既言文武起於后稷又言后稷生於姜嫄以為后稷不生則天不能人人不能天民不得而粒則敘不得而敷以天之不可無后稷故以為雖寘之隘巷平林

寒冰而無如之何也天之欲喪斯民也則后稷可以不生天之未喪斯民也隘巷平林寒冰其如之何故凡此者皆詩人之設辭矣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是為得之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曽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李曰言周家世世以忠厚為心其仁恩則及於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焉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親親之心然後及於仁民推仁民之

心然後及於愛物此其先後之序也今此先言仁及草木然後言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者盖作序之意惟以詩中首章言行葦故先言仁及草木二章四章言燕兄弟五章言養老故繼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也夫一草木之微如行葦者猶且愛惜之則九族黄耇當何如也古之王者方其仁化之盛也匹夫匹婦無有不被其澤又其盛也雖草木之微亦無不被其澤夫以天下之廣匹夫匹婦未受其賜亦未足

以害仁民之政而行萇之徼未及其仁亦未足以害其愛物之政然不如是不足以為盛治也觀虞氏之恩被動植虞氏之仁政如此則於親九族尊事黄耇則必優為之也夏禹之治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禹之仁政如此則於親九族尊事黄耇必優為之也盖未有仁及草木而不親九族尊事黄耇也大學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使九族之不親黄耇之不事則是所厚者薄而仁徒

及於草木則是所薄者厚矣未有薄其所厚而能有為者也齊宣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惟其不能推此心故也苟能推此心以往以之及草木以之親九族以之尊事黄耇者皆此心也孔氏曰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據者非也觀詩中言以祈黄耇是則序之所謂乞言也夫老成人歷事為甚多故其言可從觀後周之時保定中天子以于謹為三老天子北面訪道乃寘几席天子

遂問云朕當天子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府之要何以誨之三老乃告之以忠信從諫與夫紀綱賞罰武帝拜而受之如曹參得蓋公之一言以之治齊以之治天下是老成人之言其可重如此古人之乞言良有以也漢明帝幸辟廱行養老之禮以李躬為三老以桓榮為五更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其所以待之之禮可謂至矣然方其禮畢乃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則非所謂乞言之意也夫所貴乎養老者以

其乞言也然明帝正坐自誅其意則驕矣乃知其養
老隆虛名而無實效果何補哉惟其養老乞言則福
禄歸之矣末章言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是也敦毛氏
以為聚貌王氏以為厚今且從毛氏言敦彼行葦勿
使牛羊踐履而傷之者以此葦方苞而茂方體而成
形其葉又泥泥然而美好以其將為人用故可愛惜
也又孰忍傷之哉此周家忠厚之至也戚戚兄弟此
則言其宴九族也戚戚親之也兄弟之屬我從而親

之無有遠棄具在於此遠與伐木所謂兄弟無遠同意其至也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以見其親親之恩厚也非特肆筵又且設加之以重席非特授几又且有緝御而待之設席者即周官司几筵所謂設莞筵加繅席設湽筵加莞席是也緝御即周禮所謂吏僕是也斝爵也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復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酬酢之禮既如此而又薦之醓醢燔炙脾臄之類醓醢肉汁也燔肉也炙肝也說文曰口上曰

臄口下曰函又曰口裏重肉也嘉殽胛臄臄函也胛臄所以謂爲嘉殽也前言洗爵奠斝則所以飲之者無不至也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則所以食之者無不至也飲食之具既至而又思所以樂之歌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咢凡此皆見親親之誠無不用其極也棠棣之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伐木詩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而此詩又述周王所以待兄弟如此則周家忠厚如此其至盖

其所及者雖草木猶有仁恩以及之豈於天屬而不親之乎如幽王者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孤危將亡親且如此則草木之微可知也敦弓既堅此則言行射禮也古者養老必先射以擇賓也漢明帝亦行射禮但不乞言耳敦弓畫弓也荀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而何休公羊注亦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荀子所謂天子彫弓也天子所射者敦弓敦弓既堅固矣四鍭之

矢既均平矣其舍放此四矢則既均而必中矣遂以此序賓皆賢者也鍭者說文曰矢金鏃翦羽謂之鍭必以射序賓者古者以射而見能否如此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可以見其得賓也其敦弓既鉤挽其弦而句之矣既挾此四鍭矣乃徧釋之其鍭皆中的遂以此序賓皆不侮不侮盡其恭敬者也曾孫維主曾孫成王也成王之為主人而酒醴皆厚矣遂酌之以大斗以祈求黄耉而乞言也說文曰醹厚酒也以大斗酌

而當之大斗其柄長三尺故謂之大斗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故曰鮐背也老人者在前曰引在傍曰翼使人引導而輔翼之翼者扶持也惟其能養老如此故壽考維祺而受其福也祺吉也夫以尊事黄耇而受其福如此則知商紂之播棄黎老安得而不受其禍也

黄曰行葦之詩古今說者既差其時世故亦失其次序既失其序矣則文理顛倒而不明於是强爲之説

而詩之意益不明矣中庸言盡巳之性而後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而後盡物之性孟子亦言先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此定序也今行葦之序則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是仁及草木而後能睦族敬老豈不紊其序乎鄭氏曰周之成王於物且愛之况於人乎李迂仲亦言此詩先言敦彼行葦次言戚戚兄弟而末章言黄耇台背其意盖以一草木之微猶且

愛惜則九族黄耇當何如也如舜之恩被動植禹之仁及山川鬼神鳥獸魚鼈於睦族敬老皆所優為凡此者皆強為之說也予嘗深思之以為周家忠厚仁及草木乃合言周家之君而非謂成王也自故能以下則言成王因其祖宗之忠厚而能以忠厚繼之也曰周家云者則自后稷以來而言豈專為一時乎曰故能云者盖因彼而能此之辭豈皆言成王乎即序詩者之意而深求於一言一字之間則詩之意明矣

周自后稷育民公劉厚民大王仁民積而至於王季文王之時其忠厚之風積累之久凡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周家之仁也庶類之蕃殖萬物之盛多行道之葦方其始生則牧人有不忍傷之心而戒牛羊之勿踐其仁及草木為何如哉惟周家之君世積忠厚則成王之所以耳聞目見者皆忠厚之事也薫陶漸漬者皆忠厚之風也其所躬行其所發見者豈能外此而為治乎内睦九族而燕飲盡其歡外尊事黄耉養

老乞言而此心盡其敬此皆忠厚之遺餘也前王以忠厚積之而福禄以生後王以忠厚繼之而福禄益成此序詩者因成王睦族敬老之義而推周家所以及草木之仁以見其積累之久而忠厚之至也嘗觀伐木之詩文武燕兄弟故舊之詩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則民德歸厚則周家忠厚之已久成王所謂睦族敬老者豈非得文武親親友賢之意邪旱麓之詩受祖之詩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而大王

王季申以百福干禄則周家之福禄已有其基成王之所謂成其福禄者豈非成大王王季所申之福禄而學者以此求之則一詩之意了然矣

既醉告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李曰序謂之太平者自古君臣相與宴樂多矣桀為酒池敗於南巢紂為酒池敗於牧野周幽王居鎬京飲酒宴樂而卒有驪山之禍此三君者方其獨樂之時則自以為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及其敗也雖欲

獨樂一日有不可得蓋方其獨樂之時則其民愁嘆
之聲充塞乎天地之間又安能長享其樂哉惟成王
之時君臣上下莫不相敬田野之間懽欣歌舞無乖
爭陵犯之變於斯時也宴飲酬酢君臣之樂至矣又
相與稱而頌之欲其享萬年之壽又欲其子孫之繁
衍又欲其福禄之盛多豈無所自而然哉賈誼曰主
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
彼將官徒自為也今也成王飲酒其所以待臣下者

至矣則臣之於君當何如哉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
秦之士也賤周士非必自貴亦上之人貴之也秦之
士非必自賤亦上之人賤之也揚子雲又曰聖人陶
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成王之治天下養
育人才至於飲酒之際如此立政動化可得而知也
黄曰竊嘗讀詩之賔之初筵見其有沈湎淫液之刺
盖喟然而嘆曰吾民飢寒之不恤而君臣宴飲之是
娱宜武公之不樂於此也及觀既醉之詩而見其有

太平之稱益不能無疑焉夫太平之詩必言法度彰
禮樂著人民樂而後可今也君臣從事於宴飲之樂
而曰太平太平之事如此而已乎及即詩人之意而
求詳於作序者之言然後知太平之盛捨此詩則無
以見之也夫天下未治吾民未安嘆息愁恨之聲滿
於田野而君臣相與醉樂於朝廷之上君子謂之獨
樂惟人君因天下太平之盛而宴羣臣於饗祭之後
人臣樂得其君待遇之厚而益自謹於既醉之時非

太平之盛何以至此故夫既醉以酒未足以見太平醉酒飽德而人有士君子之行乃所以見其風化之美而為太平之效也噫公子而信厚然後見關雎之化騶虞而知仁然後見王道之成醉酒者而能飽德然後見太平之盛此詩人之微意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李曰既醉以酒言既醉之以酒矣又於飲酒之中接之以禮樂以見其飽之以德也厲王之飲酒至於荒

湛有曰如沸如羮如蜩如螗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醉以酒矣德安在哉幽王之飲酒至於屢舞傞傞至於載號載呶至於沈湎淫泆醉以酒矣德安在哉惟成王之時羣臣既醉之以酒而於飲酒之中又接之以禮樂是謂飽德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吾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飱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孔子之所以飽者以待已有禮故謂之飽德也至於季氏則不然矣孔

子食於季氏不食肉而飽其待已不以禮安得不謂之飽哉所謂飽者非在於樽俎之間也特以德如何耳成王之待羣臣既醉之以酒而飲酒之中又飽之以德想其揖遜之際容止可觀則為臣者其所以報上宜其祝之以億萬斯年而介爾景福也自古人臣之荅其君者惟祝其受福之多也天保之詩報上之詩也而其所以報之者不過欲其受遐福至於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而已故成

王之羣臣其所以答其君者亦曰萬年也
貴曰嘗聞醉酒之能敗德未聞醉酒之能飽德書有
德將之戒詩有伐德之刺禹之所以惡周公之所以
禁以其能敗德故也今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酒可
醉也德如之何而可飽哉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
飽少施氏食吾以禮乃所以爲飽成王之待羣臣既
醉之以酒又飽之以德則其所以待羣臣之禮至矣
是以羣臣皆祈之以億萬斯年之永而天介助之以

景福介者助也景者大也皆臣子愛君之辭也噫君
馬盡禮以待夫臣臣焉歸美以報之君太平之盛可
於此而見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李曰爾殽既將將大也言其俎實之多也既醉之以
酒而其殽實又大惟成王之待臣下如此故欲其君
有萬年之壽又且助之以昭明之道昭明者錫之以
為明君也

黄曰前章既言醉之以酒飽之以德而次章又言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先儒以為將大也言其俎實之多也予以為將者將其厚意之謂也成王之待羣臣禮愈至而意愈加既醉之以酒而又飽之以德猶以為未足以盡吾待之之誠也而又致其俎實以將其厚意所以見其待臣下之禮有加無已如此也惟成王之待羣臣有不已之誠故羣臣之報成王亦有不盡之意既曰介爾景福又曰介爾昭明明者言其德也

成王之德既昭明矣天如之何而助之葢所謂介爾昭明明明者所謂錫王勇智之意也要之皆臣子愛君之辭而形容不盡之意也如天保之詩既曰俾爾多益又曰俾爾戩穀又曰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其形容不盡之意固如此耳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李曰融毛氏曰長也不如蘇氏以為和俶始也如漢

明帝唐德宗非不明也然其失之太察今也既錫之以昭明矣又錫之以和則盡善盡美明皇憲宗是非不明也而其終也為小人所惑今也天錫之以高朗之德而又終而有始蘇氏曰昭明而能融高朗而能終終而復始福無窮也惟受福如此故公尸以善言而告之公尸者鄭氏曰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其公尸所告者則曰籩豆肅清之善而已陳少南曰尸傳嘏辭以告主人言福所

以致於王者謂其籩豆靜嘉且傳所謂馨香而無讒慝之意也然其所以靜嘉者則以王之朋友共祭之人攝佐之以威儀無有不謹者此皆是接上文也此詩與下武之詩又是一體如後世飲馬長城窟之類青青河畔草悠悠生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是皆接上文而為言也

黄曰前章既言介爾昭明而此又繼之以昭明有融

注云融長也愚謂不如蘇黄門以爲和也夫昭明則近於太察故必貴於有融高朗令終朗乃明也令終有始有卒之謂也昭明則欲其有融高朗則欲其令終而令終則又欲其有俶俶者始也終而復始德無窮也漢明帝唐德宗亦可謂明矣然其失也至於太察昭明而不能有融也明皇憲宗亦可謂高朗矣然終爲小人所惑高朗而不能善其終也夫詩人既以景福期其君又以懿德望其君以景福期其君臣子

愛君之情也以懿德望其君尤臣子之至情也公尸嘉告者盖古者之祭必立尸尸者所以象神也祝傳尸辭以嘏主人所以致嘉告也有祝辭有嘏辭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公尸嘉告先儒以為奉牲以告之意愚以為公尸嘉告者非祝辭也嘏辭也宗祝傳尸之辭以告主人謂其籩豆之靜嘉所以見其神之來饗也夫其籩豆所以嚴潔者固成王之誠亦相祀者之敬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相祀之人佐以威儀

而無一人之不敬者夫祭不在物而在誠誠之所可見寓於威儀之間威儀一或不謹則有不足觀者矣此成王之祭所以先致嚴於威儀也遐想其宗廟之中來者雝雝至者肅肅駿奔走執籩豆者無敢不敬其威儀之嚴可即此詩而見威矣哉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李曰威儀孔時上之威儀甚得其時者則以君子有孝子之行故也君子能盡孝子之道而無有匱極也

惟能親親故能化天下以為孝禮祭義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惟不匱故為大孝焉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莊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其故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遂使公感悟而其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夫潁考叔封人也猶能使其君不孝之心移而為孝況為人君者豈不能推其孝以化天下乎上之人盡其孝道如此故天錫之以善也類善也

黄曰忠孝一理也臣子一心也以是事親亦以是事君事親則為孝事君則為忠人臣平生大節可於閨門之中見之盖平居不敢忘其親則他日必不肯後其君平居不敢犯其兄則他日必不肯犯其長故臯夔稷契之徒居家以孝聞在國以忠顯而古人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信乎忠孝無異理臣子無異心也王致祀於其先其一時宗廟之中駿奔走執籩豆之人無非忠臣也而詩人之形容不曰吾君之有

忠臣如此而乃曰吾君之有孝子如此可謂善形容矣又繼之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又詩人推廣之意也不匱云者此蓋記禮者之所謂大孝也孝之為道始焉盡之於心行之於身施之於家而終焉推之於國達之於天下又安有所窮極焉故曰孝子不匱惟其孝之不匱也所以轉相教化而永錫爾類也永錫爾類一句先儒之説曰類者善也錫者天錫之也言其能盡不匱之孝則天永錫之而以善道也愚竊

以為不然洪範之書所謂錫厥庶民錫汝保極者是人君以中道錫之民也則所謂錫者何必曰天孟子所謂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而書所謂別生分類者何必曰善如頴考叔愛其母而能化莊公之心君子稱之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而因舉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二句美之然則所謂永錫爾類者亦如頴考叔愛其母施及莊公如斯而已詩人之意蓋以為相祀之人有孝子之行而又能轉相敎化以

錫其朋類也此又愚人之臆説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李曰言錫之以善者則自於室家之壼也壼廣也國語曰壼廣喻人民之衆也言既及室家遂及民也蓋天子之孝愛敬盡於事親而徳教加於百姓自家以之國非有二道也永錫祚胤言又錫之以祚胤也錫之祚胤者言天錫之福遠至於子孫無有窮也

黄曰前章既言永錫爾類而此章又繼之以其類維

何室家之壼先儒之說曰壼廣也喻人民之衆也如是則是詩人以室家二字形容其室家而又截壼之一字形容其人民一句而分二說非特其意不通而古人之句法亦必不然據壼說文云宮中道也則是室家之壼猶言室家之中也詩人之言以為人子之孝自其家始能盡其孝於身而後能化其家能化其家而後能化其人民所謂先及其寡妻兄弟而後能及家邦也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先儒以為永錫祚胤

者言天錫之遠及其子孫無有窮已也愚謂錫其祚胤者亦不必言天錫之以福要之以此孝道治其子孫而已故錫云者皆不必以為天錫也君子不能以福及其子孫而能以善錫其子孫以善錫其子孫乃所以福及其子孫也要之此亦是詩人愛其君而及其子孫云耳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李曰其所以錫之以福者言天被之福禄使之景命有屬而不絶其命不絶者言天錫之以女士也女士者言女子有士君子之行也都人士所謂彼君子女是也惟女子有士君子之行故子孫無有不賢者矣如所謂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則是大姒之賢既配於文王矣故其生武王也復有聖德此所謂從以孫子是也先儒以此詩備五福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禄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昭明有

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考終命也以某觀之非特五福也方且至於子孫綿綿延延似續而不絶豈特五福而已哉觀既醉之詩民之祝之也至矣則其愛之也必深矣夫人君能使人祝之也至愛之也深夫豈勉強而使之然哉必有由矣

黄曰天下無可必之事而有可必之理春秋之時諸侯多用卜筮之法而知其後世子孫之昌盛愚嘗疑其誣而未之敢信何者君子以理卜而不以龜卜孔

子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皆立為斷然之辭者以為此理之必然而無疑者也如中庸之稱舜稱武王皆曰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夫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是安可必哉以其德為聖人也則知其宗廟之必饗子孫之必保也此理也詩人之意無異於此其前章言君子以孝道永錫其祚胤而此章則言其胤維何天被爾禄蓋以為吾君能以孝道錫其子孫則

其子孫將何如哉天被之以福禄而使之景命有僕

僕屬也言其景命之無窮也夫在天雖無可必之福

而在人有可必之理天被爾禄景命有僕吾非能必

之於天也吾能必之於吾君也吾君能以孝道錫其

祚胤則其子孫必賢而天固有不容釋者矣此以理

卜也非以龜卜也詩人之言非若左氏之誣也竊嘗

讀既醉之詩而至此一章尤嘆詩人之善望其君也

人知以福禄望其君孰知以其所以基福禄者望其

君人知以其後世子孫昌盛望其君孰知以其子孫所從以昌盛者望其君既醉之詩始以介爾景福望其君中以天被爾祿望其君而終乃以景命有僕爾女士望其君噫詩人惓惓之意末章尤加詳焉竊嘗觀古今治亂之由未有不始於女士者也周之興也内則有大姒之賢外則有多士之濟濟及其衰也内則有褒姒之嫉妒外則有巧言之盈庭唐明皇時楊妃得寵於内故在外用事者則有楊國忠之徒肅

宗時張后用事故在外用事者則有程元振之徒吁古今之治亂未有不由此者也詩人之愛其君而望其君以無窮之福非惟祈天之福於吾君而且祈天之福於吾君之女士女士之賢而子孫從之詩人之愛其君也至而望其君也遠

鳬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李曰物極則反治之極必至於亂安之極必至於危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此事之必至理有固然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理之有不能逃者雖然是則然矣惟聖人為能知進退存亡之義故常以為戒治不可以為常吾能執而守之則不至於亂安不可以為常吾能執而守之則不至於危此太平君子能持盈守成詩人所以美之也盈者如物之盈滿也物之盈者易覆苟持之而不失故能常盈成者言事之成遂

也苟守之而不失故其成勿壞惟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者盖鬼神之所享者非在於粢盛玉帛之間也人君能持盈守成則是得其事神之道矣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惟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所安矣隨之粢盛豐潔虞之享祀豐潔其所以祭神之物非不備也而鬼神之不饗者則以鬼神之所依者不在於物也觀此詩大槩言福禄之多未嘗言持盈守成王者但能持盈守成則為

神祇祖考安樂之道也通詩者當求言意之表不可泥於章句也

賁曰有可恃之資必有自恃之心當至足之時必有自足之志此人之情也可恃而不自恃愈足而若不足此非知進退存亡之理者能之乎天下之理極則必反盛則必衰日之中也昃月之盈也虧其時極其數窮也聖人知進之必有退存之必有亡是以無虞焉而儆無難焉而畏苞桑之繫常戒於無事之時漸

冰之履常謹於安強之後天下之治已休休而聖人之心愈兢兢此非故為是矯激之行也聖人之心若曰我祖我父夙夜憂懼不敢康寧基天命於宥密成王業於艱難則盈成之功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致哉既盈矣子不能持既成矣子不能守豈我祖我父之心哉豈天地神人之心哉人皆以盈成為可喜而聖人以盈成為可懼盖盈者傾之幾而成者敗之漸也故天下雖有泰山之安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不敢

驕也懼其驕而不能持也不敢怠也懼其怠而不能守也持守之誠盡於吾心之中而神祇祖考安樂於冥冥之際蓋幽明一理也神人一心也冥冥之中雖不可知然以理推之以心求之其安樂也必矣豈待備物而後享哉髙而不危滿而不溢聖人所以為諸侯之孝則盈而能持成而能守豈非天子之孝歟聖人以孝祭非以物祭神明非享其物享其心神祇祖考安樂之説宜求於此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禄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禄來為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禄來下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禄攸降公尸燕飲福禄來崇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李曰鳧鷖在涇鳧水鳥也鷖鳧屬一名鷗涇水名也

沙水傍也潨水會也亹山絶水也說文則以小水入大水曰潨公尸來燕來寧古者祭必有尸水鳥之在水猶尸之在宗廟也公尸來燕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寧則是神祇祖考可知矣酒之清殽之馨乃與公尸燕飲以樂之也古者祭祀既畢明日用飲公尸所以成其福禄也來宜得其宜也來處得其所止也來宗居其尊位也宗尊也熏熏和悦也說文以為從酒從熏今且從此本爾酒既湑然而沛爾殽則脯也

既與公尸燕飲矣宜其福禄來助也爲助攸降即來

下也崇厚也既與公尸燕飲則福禄之厚矣酒之美

則欣欣然而樂薦燔炙之羞屬則馨香而美既與公

尸燕飲則自此以後無有艱難者矣此詩多言公尸

燕飲故説詩者多以此詩之首而求合乎序所謂神

祇祖考安樂意如鄭氏於鳧鷖在涇則謂猶人爲公

尸之在宗廟也鳧鷖在沙則謂喻祭四方萬物之尸

也鳧鷖在渚則謂喻祭天地之尸也鳧鷖在潨則謂

喻祭社稷山川之尸也鳧鷖在亹則謂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此則以鳧鷖為說陸農師則以為福祿來成祖也來為考也來下天神也蓋天神者自上來下也來崇地祇也蓋地祇者自卑而高也皆是妄為之說歐陽則破之曰此詩序言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不過言神人安樂而已鄭氏曲為分別譬在宗廟數處皆臆說也此言甚善此詩蓋言水鳥或在涇或在沙各得其所神祇祖考安樂亦如此而已王

氏又以在涇在沙在潨在渚在亹皆一一以爲喻其說與陸鄭不甚相遠皆曲說也

黄曰六經之中惟詩之講解爲最難何者書也禮也易也春秋也一言一字必有微意是以講者有理而聽者不斁惟詩也託物以取況互辭以成章有四五章而不出一意者有重複其譬而不離一物者若章章句句而求爲異說則失之鑿而非詩人歌詠之意若直而解之則近於無說而不足以發明詩人之工今

以鳧鷖一篇而論之五章中皆鳧鷖為說以公尸為義以福禄為美一鳧鷖耳一則曰在涇二則曰在沙三則曰在渚四則曰在潨五則曰在亹一公尸耳一則曰來寧二則曰來宜三則曰來處四則曰來宗五則曰來止熏熏一福禄耳一則曰來成二則曰來為三則曰來下四則曰來崇五則曰無有後艱儒者隨章而求為異說鄭氏則以為在涇喻公尸之在宗廟也在沙喻祭四方之尸也在渚喻祭天地之尸也在潨喻祭山川社稷

之尸也在奧喻祭七祀之尸於門外也陸農師則以為來成祖也來為考也來下天神也蓋天神自上而下也來崇地祇也蓋地祇自卑而高也以至來寧來止之類莫不皆為之說亦可謂用心於詩矣然用心愈勤而詩人之意愈遠則亦未免為曲說也詩人之意爲有若是紛紛哉故愚皆欲直而解之然恐近於膚淺而無説要以不失詩人之意而已說文云鳧鷖水禽也涇水名也沙水傍也渚沚也潨水會也亹岸

也詩人見成王能持盈守成而神祇祖考安樂之故託鳧鷖之安於水而樂於得其所者以為況成王以孝祭而神明以心感詩人以為神之安樂可知也而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或在天或在廟或在上下而或在左右此不可知也是以廣託之在涇在沙在渚在潨在亹以為況所以見神之無所不至而祭者之心以為如此也祭必立尸禮也尸既安樂而後神得以燕饗而降之福故來燕來寧來宜來處來宗來止無

非形容公尸燕飲之樂也説文曰來寧安於饗也來宜得其宜也來處得其止也來宗居尊位也來止安燕而和悅也以成王之持守而可以知神心之安樂以公尸之燕享而可以知神之降福於吾君故福祿來成福祿來爲福祿來下福祿來崇無非形容天神之降福於吾君如此其厚也形容其福祿而不能盡則又以無有後艱而形容之以見其非止一身之福而子孫無疆之福也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

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夫有大者必盈而成王則能持守而不敢盈有大而能謙必豫則無有後艱之患固成王持守之所致也夫神祇祖考之安樂與其所以降福於吾君者皆自成王持盈守成之心而推之則詩人何暇縷述其酒殽之豐潔哉而詩人乃必稱其酒之清而殽之馨酒之多而殽之嘉酒之有醑而殽之有脯旨酒之欣欣而燔炙之芬芬蓋物不足以盡誠而誠實寓於物黍稷非馨而非黍

稷亦無以為祭詩人亦安得而略之邪噫詳觀鳧鷖之詩初無持盈守成之説而作序者乃斷然以成王能持盈守成之語而發明之吾不知其何自而得此意者作序之意蓋曰成王豈以區區之物為足以享神祇而神祇祖考豈以徒享其區區之物而遂降之福禄邪求夫神祇祖考所以安樂之意而推夫成王所以致福禄之由未有不自持盈守成而得之也神祇祖考之安樂不在於奉祀之日而平時固已安樂

之矣福祿之來不在於享神之後其平時固已有以得之矣詩人述其一時享祭之盛而作序者推其平日持守之心非深於詩者能之乎後世儒者皆守紙上語而不能自得於詩人言意之外學於此益嘆作序者之深於詩

假樂嘉成王也

李曰左傳云公賦嘉樂則以為嘉則是嘉與假樂相通序詩者所以謂嘉成王也

黄曰詩三百皆詩人之真情其惡是人也則刺之雖可惡而猶可改也則戒之誨之規之箴之其善是人也則美之美盛德之形容而告之於神明也則頌之故夫詩人之為詩無出於此獨假樂一篇為嘉成王而作或曰嘉者愛也言斯民嘉愛其君也然而古人有所謂嘉命者有所謂嘉德者則嘉猶美也不曰美而曰嘉非作序之故與其辭也嘗觀芣苢之詩不曰美后妃而曰后妃之美也焉形容其美而不能盡爾

然則曰嘉成王要之亦形容其嘉德而不能盡也成王有嘉德之可嘉而詩人嘉之故曰嘉成王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李曰民之所以嘉愛於成王者則以成王有顯顯之令德也所謂顯顯然之令德果何自而知哉觀其民人無所不宜則可以見人君之有顯顯然令德也民無所不宜故受祿于天天之降災降福無不視於民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桀紂之亡湯武之興皆在於民心之宜不宜令成王能宜民宜人宜其受祿于天也保安右助也天既安助而命之又從而申重之申重反覆無有厭斁也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自古之禍福相為倚伏未有能常享其福者成王之德上當天心故天保安而右助命之又從而申重之也黄曰詩人之稱成王曰大平君子曰豈弟君子而此曰假樂君子說者皆曰成王有顯顯之令德而斯民

嘉樂之故曰假樂君子愚竊以為不然夫成王之德固可樂也然而以假樂為嘉樂則似若非詩人之意據假字釋文云音暇與閒暇之意通則所謂假樂君子猶大平君子豈弟君子之稱也嘗觀詩人稱其君以豈弟而記禮者以樂易形容之則假樂者豈非樂易君子之意歟雖然詩人以假樂名篇而見於左傳者則謂之嘉樂盖斷章取義類多如此不必求為異說也噫覲民之道自明德始得天之效自得人始成

王當假樂之際而有顯顯之令德惟是而民人宜之上天右之蓋令德既顯則民人必宜得乎民人而不得乎天未之有也夫天下民人之衆其喜怒之情不可知也而可於吾君之德知之上天之命其從違之際不可測也而可於吾民之情知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也民歸之天命之有不容釋者豈其爲君者有求於民而爲天者有私於君歟君有是德民有是情天有是理夫是三者常相因而不相戾未有德明

而民不歸民從而天不與也詩人稱其君有顯顯之令德而極其效於宜民宜人稱其民人之宜而極其效於受祿于天既曰宜民又曰宜人者異其辭也形容其得民之深如此耳既曰受祿于天又曰保右命之自天申之非贅其辭也形容其得天之深如此耳世之說者或曰宜民宜安民也宜人宜官人也愚以為不必如此其鑿又曰受祿者得天之始保右者得天之終也愚以為不必如此分別祇以為鑿耳噫衛

武公善於其職而國人宜之人君之治天下而至於所謂宜民宜人吾見其君臣之間相愛如父子相信如兄弟而無一毫扞格於其間也由是而得乎天焉豈天之私哉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故曰自天申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李曰干祿求祿也天之所以保助之者是成王能自求多福也成王能自求多福故其享百福之盛而且

至子孫千億以見其福禄之多也說詩者多以此章為成王子孫其嫡者則天子也其庶者則諸侯也觀上文言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下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皆是相通之辭則當論以為成王之德如此言成王之垂拱無為但用舊章而已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言成王端拱於一堂之上雍容無事優游無為其容止如此則宜其為君也宜其為王也宜君宜王亦如所謂克長克君既言克長又言克君皆詩人重美之辭也

無有過繆無有遺失但且率循舊章而已

黄曰守簡冊之辭者多疑學泥章句之末者多異說夫論經而折衷於聖人非不美也然而泥而不通則適以爲贅而蠹夫經而爲聖人之病增其惡而起其求與之意吁可恡也昔者子張有學干禄之請而夫子非之後世學者執夫子之說而求之於詩見其有干禄百福之稱則曰是何夫子之所非而詩人之所美也遂以干禄百福爲子孫百福夫求合於夫子之

說而遂至於輕變經文吁亦固矣夫干祿豈聖人之所惡哉子張不能自求多福而有干祿之學不求乎我而求乎彼其心術之陋已可見矣是以非之焉可執其一說而盡疑夫干祿之非也盍亦觀其所以求之者如何耳成王以明德而得民故其受祿于天有不可辭者詩人以為天無私也人不能以私干天也上天之福可以自求而不可以幸得成王之受祿于天豈天私之哉在成王之所以求之者固有道也故

曰干禄百福夫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是以人君不能必夫天之福於吾之子孫而能必夫民之心不能忘乎吾之子孫民心之不能忘在天可知矣成王之受禄于天吾不求之於天也而求之於民何者成王之令德有以宜夫民而民樂其福乃歌詠而祈之曰天之降福於吾君豈如此而已哉將見其子孫千億之多穆穆皇皇之𢿘皆宜為君也宜為王也無

過無失也而盡循乎典章之舊也是雖千萬年而天下可使如一日也噫成王何以得此於民也哉成王有宜民宜人之德故斯民有宜君宜王之願吾今而後知福不在天而在民不在民而在君君有不可忘之德而民有不能忘之情民有不能忘之情則天有不容釋之意世之人君皆知以盛大之業貽其子孫而不知以吾民之情以貽子孫豈知福禄之所本哉說者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蓋成王之子孫其本為

天子而穆穆其支為諸侯而皇皇予以為不然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皆詩人形容其子孫之盛而樂其有天下耳如詩所謂於皇時周於皇武王則皇皇之稱豈必曰諸侯如詩人之稱王季既曰克長又曰克君而其稱宣王子孫之盛則亦曰室家君王則所謂宜君宜王者豈容有異説邪予以為詩人之情皆在於宜之之意而初無如此紛紛也學詩而泥於一言一字之末則何足以得詩之微意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李曰其威儀又抑抑而美其德音又秩秩而有常則其所以待臣下者無有怨惡矣故能率用羣臣也成王不恃其聰明既率由舊章又率用其羣臣此成王所以致垂拱之治矣

黄曰竊觀天保之序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而鹿鳴之序亦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至於

吉日之序亦曰宣王能謹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蓋嘗疑之曰人臣之事君當如人子之事親善則稱親過則稱己人臣之當然也幹蠱服勞不敢息不敢慢亦人子之當然也吾知盡吾子職之當然而已豈必曰吾親之所以待吾者何如而後報之如此為人臣而事其君歸美以報其上盡心以奉其上皆人臣當然之事也今曰君能下下而後人臣歸美以報之焉君能接下而後人臣自盡以奉之焉君有以

將其厚意而後人臣得以盡其心焉設若為君者之
或不然則為人臣亦將不歸美不盡其心不奉其上
乎是必有大不然者矣及讀假樂之詩至此一章然
後知人臣之事君固當盡其心而人君之待其臣亦
當盡其禮禮不盡則情不通君臣之間而萌一疑心
焉怨惡之患吾不知其所止也成王之待羣臣威儀
之抑抑非過於自畀也德音之秩秩非過於自明也
蓋所以使其君臣之間歡欣和穆各不相怨各不相

惡卒由其匹偶而守職也昔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夫用鄭伯而復貳于虢其威儀之不抑抑可知矣陰貳于虢而陽曰無之其德音之不秩秩可知矣故至於鄭伯怨王而終於周鄭交惡君臣之情兩不相安而至於怨惡豈所謂無怨無惡而卒由羣匹哉雖然在平王則陋矣然為臣而如鄭伯天所不覆地所不載也噫為君當如成王無如平王為臣當如成王之臣無

如鄭伯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李曰既率用其羣臣於是無為在上受福而但執其紀綱四方雖遠皆我為之總制矣紀綱既正則與臣下燕飲而樂之故之綱之紀燕及朋友也

黄曰論人君之福與論常人之福不同也夫常人之所謂福者曰履貴曰玉帛而人君者履貴自我出玉帛自我與是豈足以為人君之福哉是必有大於此

者矣夫國之所以存者不在乎強與弱也歷數之所以長短者不在乎富與貧亦觀其所以紀綱天下者如何耳故元氣不存雖壯且盛不足以為一身之福紀綱不存雖強且富不足以為人君之福周之既衰諸侯作而戰伐日行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滕曹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而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兵者何哉紀綱存焉耳秦以山西麏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

健將賣降恐後何哉紀綱亡焉耳然則詩人以無疆之福願其君而特曰四方之綱之綱之紀其意不亦淵乎雖然綱紀立而君臣之分嚴分嚴而情不通亦非人君之福也何者尊卑闊絶而上下之情疎禮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以古之賢君至嚴而有所謂至寛至察而有所謂至容天下之紀綱有不可不舉者而其所以待其臣者推之以至誠御之以無威談笑議論無所不至飲酒宴樂無所不及不責之以臣

下之分而待之以朋友之禮故文武之所謂嘉賓成王之所謂朋友皆所以通其至嚴之分而共享其無疆之福也竊聞仁宗皇帝盛時天人和同上下懽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內而朝廷外而四海共紀綱素與肅然有不可犯者而其君臣之間懽欣和悅相得而無間當此之時若父若子若內若外莫不歌詠盛德而樂至仁泰和氣象如成周時盛矣哉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李曰以上之人待臣下如此則為臣者將何以報君哉於是百辟卿士皆愛天子而無有懈怠於位而所以致民於休息凡此皆所以報其上也或曰君臣或曰朋友或曰百辟卿士其職不同皆存臣矣

黄曰古人以民媚君後世亦以民媚君古人愛民以媚君後世殘民以媚君故夫稷契伊周之徒為民以奉上而秦商君漢桑弘羊唐楊國忠之徒傷民以奉

上其媚于天子同也其所以媚于天子者吾不忍同

日談焉噫愛民以媚君非媚也忠也殘民以媚君非

忠也欺也夫君猶父母也民猶赤子也臣猶保傅也

為保傅而欲媚其君莫若愛其赤子不知赤子之為

愛而曰吾忠於君也天下盾有此理哉然則詩人論

百辟之媚于天子而特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而已

其言亦可見矣不特此詩為然卷阿詩前一章曰媚

于天子後章曰媚于庶人夫稱媚于天子於前而稱

媚庶人於後何也葢所以見其媚于天子之道特在於媚庶人而已噫外而百辟内而卿士欲媚於君當媚於民欲安於民當勤於位外而百辟有百辟之事内而卿士有卿士之責一職廢則一事廢民不勝其病矣豈愛君之道哉惟各職其職各事其事不侵官以生事不慢事以廢職職舉而事治事治而民安媚君之實莫大焉故嘗謂天下之未治吾民之未安皆不足憂也人臣知有已而不知有君知媚君而不知

媚民是大可憂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愚切惓惓於斯言

毛詩集解卷三十二